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一回 第三節

話言未了，只見門房的計永強前來回話，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我師弟高雙青回來了。」邱三爺聞聽，對著計永強以袍袖遮面，暗打手勢，意在令其逃跑。計永強錯會意啦，心中暗想：我們老當家說話，向來聲音嘹亮乾脆，今天怎麼指手畫腳呢？莫不是嫌我說的聲音不清？想罷，復又大聲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我師弟高雙青出門去了四五天，你不是派人找他嗎？今天回來連大衣裳都沒啦。」勝爺在旁捋鬚一笑：「三弟別瞞著啦，叫他進來吧。」邱三爺無奈，叫永強：「喚你師弟高雙青進來。」

工夫不甚大，惡淫賊高雙青走進。只見那高雙青身上衣服變色，白雲緞短靠也不白啦，三藍五福捧壽的花蝴蝶也不藍啦，因在水中縮蒙之時叫水泡的。可是背後還插著鋼刀，肋下襯鏢囊。

勝爺一看，捋銀鬚，打開小包袱，亮魚鱗紫金刀，要捉拿採花賊。邱三爺控背躬身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，你先高抬貴手。」又叫道：「雙青，給你師伯磕頭！」您道，那採花賊因何來遲呢？

因為借水中逃走，在河沿上曬曬衣服，因此來遲。這一見面，聽他義父吩咐，仰面一看，在他義父上垂手，坐定一位銀鬚老者；在東邊站立十數餘人，內有梳著一個冲天杵小辮的矮胖子，跟一個帶馬尾透風巾、瘦小枯乾的人，指手畫腳，說道：「這小子來啦！這小子來啦！」惡淫賊心中思索，這不定是哪路的保鏢的由此經過，拜望我們爺們來啦，我義父給我介紹，不得不見見。遂提腰圍子，跪在勝爺面前，叫道：「老伯父，高雙青拜見。」老英雄一見淫賊行禮，站起身軀，右手扶著八仙桌，左手捋銀鬚，虎目圓睜，劍眉倒豎，向下問道：「你可認識我嗎？」淫賊說道：「我不認識，不知您是那路保鏢的？我沒有保過鏢。」勝爺聞聽說道：「怎麼你不認識我呢？昨天你在宦家樓上威逼小姐，因奸不允，你要刀傷人命，老夫將你叫下樓來動手，老夫摔了你三個筋斗。你躍牆而逃，老夫在後面追趕，你暗算老夫，施放袖箭，繼之以鏢，老夫接袖箭，抄金鏢，你嚇得望影而逃。前有橫江一道，你躍入水中，在水中與老夫賣乖，並且掏出三環套月避水劍，對老夫示威，並問老夫的名姓。怎麼著你又不認識了？老夫就是昨天在水中對你報名的那個神鏢將，姓勝名英，字子川。哈哈！今天你不認識老夫了？」

賊人聞聽，顏色更變，渾身立抖。他跟勝爺用了個喜怒哀思悲恐驚，眼珠子一轉，兩眼假意垂淚，說道：「勝老伯父，我昨天多貪幾杯水酒，酒後無德，作出那樣傷天害理之事。勝老伯父，怨過小姪男這一次，我知過必改，得恩莫忘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有人傳說俠義莊飛龍鎮方近處，因有姦淫不允、刀殺命案兩條。老夫聞有此事，所以夠奔前來，訪問此處。殺命之人，我略知八九，你誠心改過，吐露實情，說明誠心改過，我饒你這條性命；如口是心非，定然不能饒恕。」列位，皆因在宦家樓上，他與姑娘發威，無心中之話，勝爺早已聽了個明白。惡賊心中亂跳，皆因屈死冤魂纏繞，此時不知身在何處，一閉眼間，見有守節寡婦姑娘，面前索命。此係屈死冤魂不散，因此賊人心中突突的亂跳不息。賊人心說，也許勝英來訪已清，哪想頭一次就遇見勝英啊？當時賊人把素日的靈機巧辯俱已忘卻，遂口稱：「勝老伯父我由打去年十八歲，見少婦長女，心中所愛，不敢動手。今年正月元旦佳節，逛燈的年輕少婦長女甚多，我見一美貌女子十分俊俏，我遂跟在她的後面，姑娘逛燈回家，我認準了她的門戶，後半夜撥門撬戶，進了姑娘房中，求其歡樂，姑娘大聲喊叫，小姪男一怒，持刀威嚇，忽然間手起刀落，姑娘頭屍兩分。前幾天清明佳節，上墳燒紙的少婦長女甚多，姪小男在郊外遊玩，見一婦人身穿重孝，在墳塋之中哭得甚痛，小姪男遠遠窺望，等他燒紙已畢，隨後跟她到了某某村莊，記準門戶，等到夜間入她臥室，追歡取樂，不但寡婦不從，尚且破口大罵。小姪男舉刀威嚇，誰知刀快，一挨脖頸，寡婦頭屍兩分。又周家屯，這是第三案。小姪男從今以後改過，伯父饒恕我吧！小姪男從今以後，再不敢作傷天害理之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邱三弟，你可曾聽見嗎？」邱三爺暗中著急，跺腳捶胸道：「你比府縣衙門畫供還厲害呀！」勝爺說道：「邱三弟，你義子已刀殺三命。第三案，如愚兄與丁桂芳不到宦家樓上，九烈三貞的小姐性命休矣。一命抵一命，你有何話說？」邱三爺溺愛不明，年老惜子，遂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你面軟心慈，留他一條活命，把他雙腿折斷，我養他殘廢罷了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邱三弟，你可曾記得，你弟兄廿年的過節？想當初我弟兄八人在逢虎山，齧中指，歃血為盟，吾之大拜兄鎮九江屠祭，二拜兄火德真君孔華陽，愚兄勝英排行在三，四弟神刀將李剛，五弟山西華家莊華謙字子遠，六弟登山豹子楊義臣，七弟鑽雲太保賈斌久，八弟展翅蝴蝶銀面鬼秦天豹。山上大旗一面，上書四個大字「替天行道」，學梁山宋江及時雨之故事。派嘍卒下山探探，如有賊官、劣紳、土豪、惡霸，即當除之。踩盤子嘍卒回山報告，有某賊官刮盡地皮，酷害良民，與那闖王李自成勾手，陷城賣國，卸任回籍，要打常鬆林經過，乃是此山必由之路。我們弟兄哪一位去劫這一批賊銀，劫來亦好周濟旱潦不收之難民。那時節秦八爺挺身而出，說道：『小弟願往。』遂帶嘍卒二百餘名下山，在常鬆林等候。等到賊官到此，金銀十數車，後邊有馱轎等。秦八爺迎頭攔住，要買路金銀。賊官呼喚：『護院之人，將強人拿住！』秦八爺武藝超群，將護院之人打走。賊官破口大罵：『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白晝間敢劫國家官吏？』秦天豹八爺大怒，亮鋼刀，要刀刀斬盡，人人誅絕，殺賊官十三口。後面有馱轎一乘，內坐一美人，乃是賊官之側室，苦苦哀求，說道：『好漢爺，我並非賊官之妻妾，也非用錢買來的側室，乃是賊官霸搶。望好漢爺施惻隱之心，饒恕奴之性命，我情願給好漢爺鋪牀疊被。』秦八爺看此婦人千嬌百媚，不忍殺害，遂將十數車金銀，提出三千兩銀子，在鄉村典房一所，作為外宅。又將十數車金銀壓回逢虎山，我們弟兄八個，共點清數目，封鎖起來。這項金銀，專待等旱潦不收之年，周濟被大水所淹之難民，方為殺富濟貧。秦八爺或在逢虎山住幾日，或在外宅住幾日，我們七位弟兄不知道。

忽然一日，三弟你到逢虎山，想你與他們幾位並非至交，愚兄設擺酒席款待於你，我弟兄八個俱在酒席筵前。你說話，一點情面不留，你在酒席筵前叫道：勝三哥，把逢虎山大旗撤去，我們另改字號，『替天行道』改為『傷天害理』。愚兄問道：『你何出此言？』你說：『殺賊官，因他刮盡地皮，酷害良民，勾串闖王李自成造反，一氣同謀。』殺他一家老少十三口，為何把賊官的姨奶奶霸為外宅？你們比賊官惡之多多矣。』愚兄當時問你：『哪位做的此事？』你說秦八爺所為。我在酒席筵前問道：『八爺秦天豹，果有此事嗎？』秦八爺在眾目之下，說道：『並無此事。』你說道：『在某村莊，座南清水脊門樓小四合房，你敢回去質對？』秦八爺閉口無言。當面我數落八爺幾句。秦天豹羞惱變成怒，說道：『勝三哥，兒大不由父母，女大不由爺娘。他是賊官之側室，並非明媒正娶，勝三哥為何管之甚緊？』老弟秦八爺羞惱變成怒，那時節你在酒席筵前和勸幾句，那事也就了結啦。你不但勸，反在旁邊微微的冷笑。我弟兄寒極似火，騎虎難下。秦八爺說道：『勝三哥，你這是以大壓小。』愚兄說道：『咱乃是明清八義，因各有絕藝一手，旁人抬愛，才有明清八義。』秦八爺怒道：『勝三哥，你不獻絕藝不姓勝；我不獻絕藝不姓秦。』你在旁邊一言不相勸，反作狂笑。愚兄事出無奈，三隻金鏢，迎門三不過，鏢打廳前明柱，黑漆的滴溜圓一圍之大，上過五七道漆。頭一隻鏢打在明柱之上。二隻鏢驚嚇盟弟秦八爺，還是鏢打明柱。秦八爺由東往西一閃，拜兄無意打拜弟，他卻誤中哽嚥咽喉而死。邱賢弟，你還與淫賊求情？』

邱三爺說道：「三哥，你將他廢了，我養活殘廢之人，還不成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邱賢弟，鏢打秦天豹，現在秦天豹之子已經二十餘歲，他要報不共戴天之仇，你有何法應付？你若要與淫賊求情，我與你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。」勝爺遂又對淫賊說道：「小冤家如想活命，認母投胎，來世再見。」淫賊在地跪著，心中異常憤恨，心說道：我採花沒上勝家去，鏢打秦天豹事，在前二十餘年，說了半天我全不知道呀。現在我養父哀求於你，你是鐵打心腸，毫不憐惜，非要結果我這條性命，方算遂你心頭之願。並且我跪在地下半晌的工夫，苦苦哀求，你是完全沒有聽見？小太爺好樂，與你姓勝的何事？你是前來無事尋非。淫賊想到這裡，心中說道：我與他個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惡淫賊想罷，在地下跪著，伸手暗取鏢，照定勝爺哽嚥咽喉，「嗖」一鏢打去。勝爺正與邱三爺談著話，見賊人忽然仰腕，勝爺乃久經大敵之人，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勝爺豈能遭此暗算？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勝爺猛見金鏢來到，急忙一閃身軀，只見鮮血淋漓，紅光崩現。書中暗表，勝爺與邱三爺說話的時候，見淫賊跪地哀求，面帶

怒容，牙關咬緊，勝爺心中說道：不好，這小子要出故事。在這個時候，勝爺遂往邱三爺那邊湊身軀。邱三爺認為勝爺氣急啦，直往我這邊就乎，為是說話好解恨。哪知正適淫賊跪在就地，暗暗取鏢，此時勝爺已經在邱三爺身前站定，看金鏢到處，勝爺趕緊一閃身軀，可就把邱三爺的臉面全露出來啦。勝爺閃過金鏢，邱三爺哪裡知道呢？只見金鏢恰恰中在邱三爺左腮之上，所以紅光崩現，鮮血淋漓，正是淫賊誤打邱三爺。這也是邱三爺全身的武藝，一腔熱血，留給淫賊的好處。原來邱氏門中在邱三爺這代，只有大爺、二爺、三爺，三爺即邱三爺，大爺只生邱成一子，邱氏門中哥兒三位，只有邱成一人。但是絕幼門，不絕長門。雖然哥兒三個，邱三爺尚且無子，有一年遇著逃難之人，有一人懷抱三四歲幼子，因為逃難不能養活，口口聲聲要賣此子。也是地方紳董愛管閒事，遂將此子說合賣與邱三爺。

邱三爺半生無子，定然望子心切，遂將此子買下。此子生得聰明俊秀，三四歲時即頗解人意，所以邱三爺視如親生一般。後來此子長大，邱三爺供給讀書，傳授武藝，此子一學便成，邱三爺更是愛惜。所以適方才邱三爺對勝三爺說此子自幼無父無母，小弟將他收為螟蛉義子，原因即是如此。且邱三爺雖見此子做下那不道德之事，顧景生情，自幼恩養傳授精藝，焉有不加愛護之理？況且此子幼年時，對邱三爺之承歡色笑，無不迎合心理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所以此時邱三爺對勝爺說道：「您把他廢了，小弟願養殘廢之人。」然而勝爺一生一世，光明磊落，作事一秉大公，從無闇昧之事，今日又勾起鏢打秦天豹一段傷心歷史。想當初鏢打秦天豹時，若不是邱三爺在一旁奚落明清八義，勝爺豈能將秦天豹打死？所以今天勝爺對於淫賊是非殺不可。這也是想當初邱三爺對於秦天豹之事，不但不加調解，反倒從中慫恿勝爺行兇，並且對勝爺說過：「小弟如有收下不法之人，倘若採花偷竊，三哥你將我嘴巴子翻過來打，打我裡面腮幫，打出疙疸來，不算三哥你欺辱我。」今天勝爺並沒有打邱三爺腮幫子，邱三爺卻無形中中了一鏢，這也是前因後果，想是當初邱三爺對秦天豹的過處。且說邱三爺中鏢，大聲喊叫，手指淫賊罵道：「你在三四歲上，我把你養大成成人，你會拿鏢打我啦？好無天良的乳子！」

惡淫賊牙關緊咬，心中暗道：我反又落個得藝忘本，故意亡師，鏢打義父。遂站起身軀，背後抽刀，按著八仙桌往前一縱身，欲要刀劈勝三爺的頂梁。勝三爺椅子後面是條案，老英雄往後不能躲，勝三爺在這時候只可往前一探身，讓過賊人的刀盤，左手摀住賊人手腕，將賊人提起，右腳由桌前上探過，左手捏人的手腕，用力一腳將賊人踹出足有三四尺之遙。賊人握住刀柄，死不放鬆，被腳一踹，趁勢一溜就地十八滾，滾出書房之外。勝爺一聲嚷喊：「三太、香五等，你們不拿此賊，等待何時？」三太、香五等這才用大氅，脫長衣，抄傢伙趁勢跟出書房，捉拿採花賊，亮刀槍錘錘，在當院之中將賊人團團圍住。

賊人使那地躺招，就地十八滾，燕青十八翻，全憑腕肘膝間，鋼刀隨身團轉，如沒學過這套工夫的，進之必輸。惟有三人可能拿他，一個是邱成，念其是三叔之義子，未免動了骨肉之情，暗暗不往前進。一個歐陽德有金鍾罩，唔呀唔呀直嚷。傻小子金頭虎賣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滾地雷的兒子滾地真有個玩藝兒。」楊香五找便宜，原來香五身體輕巧，進前曲腰用刀一紮，賊人在楊香五雙足下一滾，使了一個地躺招，名曰「鎮鏢割穀子」，伸左腳勾楊香五的腳後跟，右腳踢五爺的迎面骨。內有歐陽德喊叫一聲：「唔呀！楊五爺快閃，要不然腿要折。」書中暗表，歐陽德在真武頂學武時，聽見弼昆長老念過此招，原來賊的左腳一勾對方的腳後跟，右腳緊跟著一踢迎面骨，這一腳要是踢上，對方的腿准得折斷無疑。今天賊人一伸腳，歐陽德早已看出此招法，幸虧歐陽德這一喊，如其不然，楊五爺的腿就許叫賊人踢廢了。楊五爺聞聽喊叫，趕緊向上一縱身，將迎面骨將將躲過，恰恰正踢於腳面之上，將腳面踢腫了一大塊。楊五爺一溜滾，賊人刀柄一點地，縱身形由，楊香五身後躍過，遂使了個燕子兩抄水，到西房簷下，擰身形躍上西房。

皆因賊人是在此院自幼長大，時常出入，都是高來高去，地理很是熟的，回頭叫道：「黃三太，小太爺去也！君子報仇時來不晚。」黃三太吶喊一聲：「眾弟兄，追！」

你道，勝三爺為何不出來拿賊呢？皆因邱三爺誤中金鏢，勝三爺當時取出刀傷藥，在書房中與邱三爺敷藥。並且勝爺心中想道：十數個徒弟，難道還拿不住一個淫賊嗎？焉知其中有礙於情面不進身的，又加傻小子一路的嘲笑，因此賊人逃走。

眾英雄一見淫賊逃走，趁勢躡房躍脊，追出俠義莊村西。採花淫賊捨命奔逃，追過兩道樹林，再看賊人蹤影皆無。眾英雄說道：「拿不著此賊，如之奈何？」三太答道：「咱們怎見我那老師？」

賊人此時逃出林外，自己一想，又是惱，又是怒，心中說道：小太爺必要再殺上幾個少婦長女給他們看看，豈不毀他們上三門的德行？暫且不表。且說眾人正在議論，拿不著採花淫賊如何回去見恩師的話，三太遂說道：「我師傅因為夜探二郎山，巧遇淫賊，此次淫賊逃跑，必定逃奔那二郎山而去。咱們弟兄趕緊奔二郎山追趕。」大家商議已妥，遂往正西去了四位，西北去了三位，所以怕賊人奔飛龍鎮；西南三位分為三路追趕。

楊香五說道：「誰敢奔二郎山呢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敢奔西南二郎山。」因此三太直奔西南而去。那黃三太一出世時膽量就最大，刀山油鍋也敢往前去闖。三太追到二郎山外，太陽已然不高，先在山外樹林之中歇息歇息，等到夜深的時候好入山探賊。及至太陽將落，忽然看見賊人由東北而來，黃三太亮出樸刀，一聲吶喊：「呔！高雙青你往哪裡逃走？黃三爺在此久候多時。」說罷，上前迎頭擋住賊人去路。賊人一看有人擋住去路，遂抹頭往西而逃。三太後面追趕，往西不遠，只見前邊乃是鎮江府的大江，淫賊順著江堤往南而逃，三太仍在後面緊追不捨。賊人順江逃走不遠，轉入二郎山山口，直奔山裡面而去。

山口內外樹木叢雜，三太追進了山口之內，再找賊人，蹤影不見。此時三太在山口內不遠東張西望，正自觀看之際，忽聽樹林內一聲呼哨，噹啷啷鑼聲響亮，縱出二十餘人，全是花帶子纏腿，綳帕綳腿，燕排翅擺開。當中為首一個賊寇，身高七尺，面如烏炭，身穿青皂緞衣服，手中一條虎尾三節鑲鐵棍，一抖棍，嘩啷啷鋼環亂響，一聲吶喊：「什麼人敢前來偷探我家二郎山？」黃三爺見問，將刀往後一背，說道：「某非是來探二郎山，實不相瞞，皆因為我們門戶之中出了一件下賤之事，我們為是清理門戶，追人至此。皆因我有個堂師弟，姓高名雙青，在外邊欺女子婦人，採花姦淫，刀傷人命。我們本門的規矩，絕不容留這樣作惡之人。我是奉我師傅金鏢將勝英之命，追賊至此，所以冒犯寨主。」那賊聞聽，一聲冷笑，說道：「高雙青乃是我的盟弟，在外作案，刀傷人命，有的是官面拿賊，文官武汛，於你等何干？你若識時務，趕緊退出山去，萬事皆休；如其不然，在大王鑲鐵棍下作鬼。那勝英老兒是你師傅，本山怕他何來！難道你還拿那勝英老兒來嚇本山大王不成？」三太聽到這裡，不由心中惱怒，往前一進步，照著山賊劈頭蓋頂剝將下來。那山賊見刀來至切近，不忙不慌，也不躲閃，舉手一棍。黃三爺捱刀不及，噹啷一響，鋼刀磕出一丈有餘，幸虧未套挽手。黃三爺抹頭往北一敗，賊人後面追趕，相離切近，黃三太迎背就是一鏢，說一聲「著」，賊人閃躲不及，正中左井肩穴下，就聽「叭噠」一聲，鏢落塵埃，將賊人青緞色短靠，靠身白縐子小褂，打了一個窟窿，打得肉皮一個白點。賊人一陣狂笑：「這是你們爺們的拿手戲？你家寨主，有金鍾罩鐵布衫，善能避刀槍。」黃三爺年輕未經過大敵，又是初次遇事，即遭下風，不覺臉面一紅，抹頭往山口外要打算逃走。復又一想，像我老師一跺腳，天下亂顛，四海皆聞，五洲共曉，我要一逃，豈不給我師傅丟了英名？黃三太此時心裡這麼一猶疑，被賊人由背後一把抓住，往後一帶，將黃三爺摔倒塵埃，叫嘍卒拿繩子捆，擰胳膊捏腿，寒鴨澆水，四馬倒攢蹄。山賊哈哈一陣冷笑：「這就是勝英的徒弟呀？陣前沒百合的久戰，何足為英雄？」黃三爺仰面罵道：「蠢賊，三爺的鏢打著沒有？你雖把三爺拿住，你敢動三爺嗎？我老師勝爺不久就到。」山賊被罵大怒，遂說道：「你拿勝英嚇唬人嗎？先要小兒你三太的性命，後拿老匹夫勝英。」拿起虎尾三節棍，嘩啷一聲響，手起棍落。黃三太腹中思忖：兒行千里母擔憂，母行千里兒不愁。

悔不聽老娘教訓，我之先父，大明朝守備之職，皆因天倫去世，我那娘親教訓我棄武習文。七歲讀書，十三歲習武，拜名師訪高友，拜我老師勝三爺，日期未久，學而未成，路逢絕地，閉目等死。那賊人身體高大，揚起棍，直奔三太后腦海打來。

就在這時，由北邊大樹後，一道黑影，兩縱身軀由黃三太身上躍過。賊人身高七尺，這一位大英雄身高四尺，賊人仰手舉棍時，這位大英雄一聲吶喊：「且慢哪！」山賊低頭一看，此人身量矮小，其貌不揚，短頭髮一寸餘長，長頭髮起縷子，挽了一個疙

瘠鬆，面黃肌瘦，一臉的油泥，燕尾黃鬍鬚，當中是齊的，身穿一件髒破的大袂衣服，下身穿的襪子泥皮一樣，足下破鞋一雙，形如乞丐，神似病夫。山賊喊叫：「閃開了！不看寨主拿棍把你碰死？」此英雄原是清真回回大爺，他抱胸當胸說道：「寨主貴姓啊？」賊人說：「我乃二郎山查山寨主賽存孝於塵埃。」大爺說道：「寨主，刀快殺的是有仇的，王法重不殺無罪之人。適才你們二位交談，我俱已聽明，黃三太是我師弟，奉我老師所派，拿的是我門戶之人堂師弟高雙青。皆因那高雙青，因奸不允，刀殺人命，壞我門戶之中的規矩，與二郎山無有交涉。」山賊聞聽道：「你也是勝英的徒弟嗎？你在第幾位徒弟之內？」大爺說道：「我老師收我頭一個，在下別號一粒灑金錢胡景春是也。我跟我師傅學藝十數年，出外在甘肅寧夏府。寧夏府地界我們回回甚多，我在十萬練軍隊中為教長，教練十萬兵將武學。我出師三五年時，我師傅勝三爺寄了一封信去，說給我收了三太、李煜等幾個師弟。因為十數年未見我之老師，這才回中華大國，到鏢局拜望我老師。聽見鏢行人說，我老師在二郎山救人來了，因此今日來此。」

山賊聞聽，怪叫道：「你是勝英的徒弟，應當把你拿住，看你病得這個樣子。」遂叫道：「病夫，你逃命去吧，不要嘮叨。」胡景春說道：「蠢賊，眼空似海，目中無人。你拿棍打一打我試一試吧。」那胡景春原是上三門長門之大弟子，不但是勝爺徒弟，還是聾啞仙師鐵牌道人、紅蓮羅漢羅昆長老、三門長教的大弟子，年過半百、金身不壞的童子功。山賊因見其貌不揚，手起棍落，景春由三太南讓開三太之身，說道：「咱們這邊來。」往西閃開一丈多遠。大爺點頭說道：「我試一試你棍法如何？」山賊一進步，擡頭蓋頂就是一棍。景春使那縮小綿軟靈巧的工夫，站立得如同筆管一般，往後一仰身，直挺挺躺於地上，如同棉花落地一般，並無一點聲音。山賊曲腰手起棍落，又直奔面門打來，只聽「澎」一聲，將沙土震起二尺餘高。皆因此處有白沙土，足有一寸多厚。山賊再看，不見人的蹤影。賊人狂笑：「哈哈，病夫，叫寨主一棍打沒了，打化了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聽西邊地下說道：「蠢賊，某家在此。」

原來胡景春反身躡出一丈有餘，在樹下蹲著呢。山賊趕步進前，又是一棍，景春擰身又縱出一丈餘遠。山賊虎尾三節棍上下翻飛，景春運用小六招，抹躡、鉤閃、免滾、鷹翻、鹿伏、鶴行。

此時三太被擱仰面觀看，才知確實是大師兄：「我們拜師之時，大師兄藝業學成，已然出師五七年之久。用此小六招，總得少年的苦學，像我三太這步災難脫過，得再盡心苦學二十餘年。真是學到方休處，才知藝不高。」只見胡景春閃、展、騰、挪、抖、轉、升、還，躡高縱矮，賊人的虎尾三節棍連衣服都沾不著。忽聽大爺說道：「你這條虎尾三節棍還打一夜嗎？有口氣的人，你也打不著哇，喘氣的人，你更打不著啦。」山賊說道：「你為何不亮傢伙？」景春笑道：「我要跟你一亮傢伙，怕污辱我老師勝三爺的名譽。勝三爺長門的大弟子與小毛賊動手，還用亮傢伙嗎？要像足下資格，也就是端雞籠，拔煙袋，偷鐵鍬，隔著窗戶拿被褥，拉不巧妙，叫犬咬得狼號鬼哭，值不得亮傢伙。適方才我那師弟，一鏢沒打動你，你就狂傲無知。你將身站穩，我在你頂樑上擊三掌，如打不動你，我自備其縛，將我師兄弟搭到聚義廳碎屍萬段，如若打倒了你，你把我師弟三太一放，我們師兄弟去把我師傅請來，到你們山寨自有辦理。」

山賊一聽，怪叫如雷，吼道：「病夫，你刺寨主三刀！」

你要沒傢伙，我們嘍卒有。」大爺含笑說道：「如若亮傢伙，辱我老師一世之英名。你站穩了吧，三掌賭輸贏。」山賊一擡虎尾三節棍，一挺脖頸，叫道：「病夫你打！」此時恰在掌燈的時候，嘍卒在南邊約有五六丈遠，雁翅站立。」大爺一伸右胳膊，施展一粒混元氣，金砂掌，銀砂掌，鐵砂掌，重手法，還有綿砂掌，惟有綿砂掌是軟硬兼施的功夫。假若一刀綿紙，百十餘張，用四個釘釘在牆上，當中一掌，這一百餘張綿紙，第一張不壞，靠牆底下那張能見五個手指印。景春運動擊石法，躍起身軀，在賊人頭頂上手起一掌，耳輪中只聽叭的一聲響，打得賊人晃了三晃：「哎呀，鐵巴掌啊！」你道，因何未把賊人打倒呢？只因賊人身有金鍾罩鐵布衫，油錘冠頂的工夫，這才叫硬碰硬。景春又運動十分的力量，再擊一掌，賊人腰身一晃，喊道：「好大力量！」大爺說道：「扛你兩掌啦，還有一掌，這一掌可要賭輸贏了。」此時大爺左手手指指划划，右手暗揭自己袂衣，悄悄取出一物，套在手指之上，往上一縱身。這一掌並不叫力，只見一道寒光，賊人忙一仰面，大爺用中指在賊人眉纒正中一按，景春遂即往後一退身，賊人眉纒的血痕躡出一尺多遠，猶如小孩溺尿一般。原來大爺中手指上套著一顆子午問心釘，上有三分三長鋼針一個，釘鐵可以打入三分三，此物專破金鍾罩。以子午釘將賊人十三橫練之功破去，皆因子午釘已入賊人骨頭一分有餘。賊人此時眼前一發黑，腦袋發昏，身體亂晃，只聽嘩啦一響，撒手虎尾三節棍，登時翻身栽倒塵埃，昏迷不省人事。

此刻那二十餘名嘍卒向北觀看，齊聲喊道：「我們寨主刀砍斧剝不懼，三掌就給打倒在地。」因此時正掌燈之時，那些兵卒離得太遠，未能看真，遂喊道：「了不得啦，咱們快進山給四位寨主爺送信吧！」大爺用手一指賊人道：「蠢賊，賢愚不分，為何要我師弟三太的性命？我鷹爪力一把抓你個骨斷筋折，皮牙肉碎！」大爺這種鷹爪力，門板桌面，要是薄點，一把准得抓個窟窿。又先破了賊人的金鍾罩，這一掌下去，山賊性命難保。黃三太說道：「大師兄，手下留情。」景春回頭觀看，心中說道：我師弟三太年輕，真有容人之量。趕奔過來，親解其縛，攙起三太。黃三爺站起身形，將身上塵土揮去，叫道：「大師兄，請受小弟一拜！」景春說道：「師弟，我們回回不受禮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哪裡話來，你不救我之命，還應當磕頭呢，何況有救命之恩，又是我的大師兄。」大爺伸手攙起三太，三太自己將刀鏢拾起，然後將鏢放入鏢囊之內，將刀插於背後刀鞘之中。三太遂問道：「兄長，適方才我聽師兄打賊人兩掌，聲音洪大，後來這一掌，賊人栽倒，反倒未聽見多大的聲音。但不知師兄是用如何妙法，竟破了賊人之金鍾罩？」

大爺遂伸左手，由右手中指上取下一物，遞給三太。三太仔細一看，比那婦女作活的頂針寬一點，正當中外面，有一鋼尖。

三太問道：「若是冬天，穿皮棉的衣裳能打得透嗎？」景春說道：「逢強者智取，見機而作。像這樣渾人、引頸受苦，要與精明之人，那暗器打他臉面，或打他的手，能破金鍾罩。師弟，我破了他的橫練，要結果他的性命，你為何與他講情呢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此人不過山中賊寇，愚魯之人，師兄給他留性命。」

大爺點頭：「我師弟真能不念舊惡，屈己從人，可稱品性端方。」三太問道：「大師兄，你由何處來呢？」景春說道：「由甘肅寧夏府練軍所而來。因久不見恩師之面，故回歸中華大國，打探北六省有鏢行之人，才知恩師在江寧府設立十三省總鏢局。我已到鬆棚英雄會拜望老師，才知已經不在鏢局之內。適才你見那只暗器，就是二師伯諸葛山真所傳，名曰子午問心釘。」

三太問道：「咱老師有此暗器沒有？」景春答道：「老師三隻金鏢、甩頭一子，暗器別無他物。因我是清真之人，二師伯是玄門道長，我們爺兒倆吃齋常在一處，二師伯故此相傳此釘。」

二人說著話，三太接續又問景春何以到此的根由。大爺答道：「因在鏢局問過師叔師伯，才知老師奔二郎山救被搶的少婦來了。也是愚兄放心不下，隨後跟來，一路之上未曾追及，我故此夜探此山寨，巧遇賢弟與賊人動手。以後千萬不可大意，賢弟為何拿性命當兒戲呢？鏢打不動此賊，就當敗走，軍家勝負乃其常事，不足為恥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大師兄有驚人的絕藝，你我弟兄二人進山，拿高雙青，救被搶的少婦，破山拿賊，一舉三成。」景春聞聽，微然一笑：「賢弟你把此事看得太輕啦。方之於塵埃，他只是二郎山巡山的寨主，你尚不是他的對手；那四霸天乃為首之賊，必然武藝超群，你我弟兄未必是他的對手。你我乃是一師之徒，賢弟不可高傲，縱使八個黃三太十六個胡景春，也不如老師來個名帖。豈不聞英雄天下曉，名重好題詩？老師行俠仗義一世，名揚天下，四海皆聞。賢弟，我且問你，老師現在何處？」三太說道：「老師現在俠義莊。因淫賊鏢打老師未中，誤傷邱三叔；賊人又跟著一刀，但叫老師一腳，把賊人踢倒。我們十餘人在院中，把賊人包圍，賊人用地躺的招數，把楊香五踢了一溜滾，賊人才縱出圈子外，上房逃走。大概老師給邱三叔敷藥哪。因我們兄弟十數人追趕，未曾追上，大概老師直奔飛龍鎮，晚晌必探二郎山。」景春說道：「咱弟兄二人去請老師。老師要到此山，勝似你我弟兄百倍。」

三太說道：「你我弟兄都走，高雙青要逃出山來，逃往他處，豈不是反為不美嗎？昔者師傅時常提念你，說大師兄日行七百里，有鷹爪力的工夫。大師兄腳底下甚快，你先奔飛龍鎮丁家店，找座西掛著俠義剛強、英雄老店匾的丁家鋪去請老師。如其不在

丁家店，再奔俠義莊邱三叔把勢場去請。小弟三太在那山坡上陡壁山岩、樹木交雜之處，蔽住身軀，暗中把住山口，別讓淫賊胡景春青脫逃。」景春說道：「你我雖是一師之徒，初次相見，看師弟秉性剛直，愚兄良言難勸好賓朋。我有兩句話相勸，賢弟千萬可別進二郎山。你要進到寨內，愚兄送你幾句話：汝好比三國白馬坡顏良文丑斬關公，插標賣首耳。賢弟，愚兄去也。」黃三太有些心中慚愧，說道：「學到方休處，才知藝不高。我大師兄年過半百，三十年的苦工夫，比我高著百倍。」自己思索著，遂上了西出坡樹林之中蔽住身形，往山口下留神觀看。

工夫不見甚大，忽聽人聲吶喊，只見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由裡邊闖出四十餘人，喊叫捉拿三太與病夫。大眾用火把燈籠一照，看見賽存孝於塵埃臥倒在地，尚且昏迷不省。四個嘍卒遂上前扶起，眾嘍卒齊說道：「拿那黃三太與矮矬之人！」由山口裡外尋找，不見蹤跡。因黃三太避在山坡上樹林叢中，群賊看他著。大眾說道：「兩個人都跑啦。」眾群賊遂進二道山口去了。工夫不見甚大，由裡邊出來兩個人，站在山口，神頭鬼臉，探頭縮腦，南張北望。片時，又進二道山口裡去了。

將有喝杯熱茶之時，兩個人又神頭鬼臉觀看。片刻，又進二道山口裡邊去了。如此一連三次。三太心說：「這是幹什麼的呢？」你道，三太原是宦門子弟，不知作賊的規矩，這叫誘人入山。三太第三次遂下山坡，跟那二人進了頭道山口內。轉在茂林叢中，再找二賊，卻蹤影不見。

忽然間呼哨一聲響，鑼音交雜，見有三四十人，燈籠火把，照如白晝，雁飛翅排開，俱使刀槍棍棒。只見當中現出一家寨主，身穿素白的衣服，面白如玉，手使一條素桿亮銀槍，一聲吶喊，叫道：「什麼人擾鬧二郎山！莫非你就是勝英的門徒三太嗎？」三太見問，抱拳當胸，答道：「不錯，在下乃是黃三太是也。我乃奉我老師之命，追拿高雙青。因他採花殺命，敗壞我上三門的規矩，我並非與你二郎山有什麼糾葛，寨主你不要多疑。」賊人說道：「我們在二郎山結義為友，我弟兄三人，大拜兄賽存孝於塵埃，被你等破去金鍾罩；我之三拜弟高雙青，被你們追得狼狽不堪。我乃排行在二，玉面小羅成銀槍將劉智是也。三太你若識時務，束手被擒，省得我劉寨主費事。不然我先拿三太小兒，後拿老兒勝英。」三太聞聽，勃然大怒，背後壓樸刀，說道：「劉智小兒休出狂言！」三太往前一步。這傢伙使動素桿亮銀槍，一點三太眉心，二擦陰，三紮盤手，四分心，吞、吐、撇、放，撇步抽身。三爺的樸刀，閃、砍、劈、剝、繃、紮、握、挑，樸刀翻飛，二人鬥戰二三十個回合。冒然間劉智槍法一亂，步眼一散，虛點一槍，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：「三太小兒殺法真勇，本寨主去也。」劉智抹頭往南而敗，進了二道山口。眾寨主與嘍卒三四十人雁翅排著，紋絲不動。三太見賊人劉智敗進二道山口，即隨後追逐。追出不遠，迎面有一山坡，高有十數餘丈，方圓亦在十數餘丈。賊人劉智由北鐘坡敗上山坡，轉身面北，將素桿槍往山坡上一插，槍尖入土約有半尺餘深。你道，三太自入羅網，已經插翅難飛。賊人此時叫三太往北看，三太回頭觀看，二道山口外，三四十個賊人跟進二道山口內，俱換兵刃，每人兩壺箭，一張弓，在二道山口內，面朝南，俱都張弓搭弦。三太此時有心再出二道山口，必然是亂箭齊發。

三太倒吸一口涼氣，悔不聽大師兄胡景春之言，果然又上了賊人之當。心中暗想：如要再想出山，非把賊人拿住，走馬換將。我要把他拿住，叫他將我送出山口，不然萬難出山。你道，三太此時欲學單刀赴會之故事，心中思索，遂壓刀由北山坡追上去。賊人見三太追來，趕緊撤槍，轉身從南面敗將下去。

十餘丈高之山坡，走至離平地約有一丈餘遠，賊人用槍一點地，那槍尖一滑，撒手扔槍，從山坡滾將下來。賊人一個翻身，一縱身軀，滾出去有七八尺遠。黃三太一看，以為賊人腳底下登滑啦，遂一伏腰，跟著下去，要打算在賊人肉厚的地方，砍他兩刀背不至害命，好持住他的衣服，讓他在前，自己在後，將自己送出山去，也不傷他性命。遂往下一縱，腳踏平川之地。

腳下覺著一軟，腳尖一叫勁，撲咚一聲響，三太掉了陷阱。

三太說聲：「不好！」將手中刀一拋，兩隻手一攏磕膝蓋，掉下有一丈餘深。那陷阱下石灰鋪底，上邊黃土蒙蓋，白天看之仍是平川地；將人掉下時，土往下一落，石灰面往上揚起，將英雄雙眼一眯。只聽賊人劉智對著陷阱中狂笑兩聲，伸手從兜囊中取出呼哨，三聲呼哨，樹林叢中埋伏的嘍卒十數名，俱打燈籠，每人長把勾桿子一條，先把陷阱上蓋頂的席，用勾桿拉出，後將三太也用勾桿搭將上來。英雄想要睜眼，非得用眼淚衝出石灰，不能睜目。那嘍卒將三太搭出陷阱，如鴨澆水，四馬倒攢蹄一捆，將繩子挽上套，拿木槓子一穿，兩個嘍卒一抬，槓子顛顛微微，抬著走了。劉智與眾群賊前後護隨，兩個人抬著，進三道寨柵門，聚義廳東角門外。兩個嘍卒把槓子一推，將黃三爺摔在塵埃。劉智說道：「你們大眾看守此人，我回寨四位寨主爺。」

劉智進東角門，向前躬身，說道：「四位寨主，我在山口外救回查山寨主於塵埃，拿住勝英的徒弟黃三太。」四霸天問道：「怎麼將黃三太拿住？」劉智說道：「我將他誘進二道山口，又將他誘入陷阱。」二寨主韓天魁問道：「三太現在何處？」劉智說道：「現在東角門外，將他捆好，聽候寨主發落。」

二寨主說道：「嘍卒們，將三太足下綁繩挑去，倒捆二背，好好攙扶進來。你等不許奚落於他。」二郎山的山規，拿住三太之時，三太的刀仍舊還於鞘內，插於背上。三太背囊中鏢與金銀，一概不敢給動。這是二郎山的山規。那嘍卒聞聽二寨主吩咐，遂將三太足下綁繩解開，將三太滿身的灰塵，皆給彈去，兩個人攙扶三太。三太說道：「你等閃開，三爺還用攙架嗎？」

三太大步進了聚義廳。一看正北面擺著四張金交椅，不問可知，必是鎮江府四霸天。東西兩邊五千餘名江洋大盜，俱是壯帽大斃，獅子絆英雄帶，胖瘦丑俊不一，俱是日走千門，夜盜百戶，可稱得起江洋大盜。又見聚義廳下站立二十四對削刀手，俱使樸刀一口，那都是宰活人的，一個個雄赳赳，氣昂昂，排班站立。三爺面向北，對著四霸天一站，面不更色，態度沉靜。

那削刀手嚷道：「跪下！姓黃的，上面是四位寨主爺，一怒將你亂刀分屍，剁成肉泥！」三爺不聞不問，削刀手又連連喊叫：「你是傻啦？還是聾啦？怎麼不答言呢？」此時第二張金交椅上二寨主站起身形道：「你等不要大呼小叫。」二寨主站起身軀，觀看黃三太：頭上戴古銅色壯帽，茶青短靠，細腰圓背，足登青緞大肚窄腰包頭靴子，黃白臉面，五官清明，天庭飽滿，劍眉朗目，地格方圓，背插樸刀一口，肋下襯鏢囊，年紀不過二十餘歲。二寨主遂對三太說道：「三太，你們師徒走鏢，我們身為綠林盜，兩無交涉，為何無故的擾鬧我們二郎山，打傷我的查山寨主於塵埃？你既被獲遭擒，就當跪倒求饒，寨主有惻隱之心，饒恕你的性命。為何你怒目橫眉？」黃三太冷笑，說道：「你是此山哪一個寨主？」二寨主答道：「我乃本山二寨主韓天魁是也。」三太說道：「我看足下之外表，倒像英雄的模樣，為何說話不知體諒？你家三爺世代簪纓，錦囊秀士，宦家兒郎。吾之老師勝三爺，乃替天行道，剪惡安良，稱為俠客。我乃俠義之門下，黃三爺身價乃泰山之重。你們佔山為王的賊寇，出身低，分量輕，像你們這類人，占三個字：搶、劫、偷。明伙路劫，竊盜殺掠，二郎山老少俱是一堆賊寇，並無良善之人。」二寨主韓天魁被三太給罵的黑臉發赤，一班眾群賊大怒。二寨主說道：「小兒三太嘴尖舌巧，出口傷人。豈不聞沙子之內澄黃金，綠林盜內有英雄；高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；鹽車困良驥，深灘隱蛟龍；好漢不怕出身低，身貧莫言祖宗貴。你說綠林盜出身賤，我們有殺人之權，能宰活人，一句話，把你挫骨揚灰，剁肉成泥。」三太聞聽，冷笑道：「此話是你順口胡說，還是出於本心？你們要殺三爺，我要皺一皺眉頭兒，我就不是我黃門子弟，勝家的門徒！我老師不久就到，要知我被群賊所害，那時候我恩師念師生之情，亮魚鱗紫金刀，把你們老少群賊，刀刀斬淨，個個殺絕。那時節我三爺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心平氣和。怕你們不敢動黃三太。」四霸天鬧了個騎虎難下，怒急如火。韓天魁吩咐一聲道：「眾寨主，將黃三太亂刀分屍！」眾寨主同嘍卒約有百十餘人，各甩大斃，亮出刀槍劍戟，如同蝴蝶亂飛，將黃三太團團圍住。三太面不更色，微微冷笑。

正在此時，忽聽聚義廳上咳嗽一聲，叫道：「眾寨主刀下留人！俺勝英來也。」眾群賊抬頭觀看，見一人由聚義廳上飄然而下，發似三冬雪，鬚賽九秋霜。皺紋堆累，白髮蒼蒼，頭戴鴨尾巾，背插魚鱗紫金刀，脅下趁黃緞鏢囊。這就是勝三爺單刀會群賊，獨鬥四霸天，掃平二郎山。且說眾寨主聞聽刀下留人，眾群賊往東西兩下一分，閃開三四丈遠。勝爺穩住群雄，轉身面北，對著四霸天控背躬身，說道：「四位寨主請了！俺勝英來得魯莽，衣服不齊，未備禮物，四位寨主多有包涵。」